

# 南安百姓赋

王国钧



本报记者 李根 摄

武荣古郡，山水旖旎兮钟灵毓秀；南安百姓，人文荟萃兮源远流长。闽南重地，海滨邹鲁；三国置县，唐称武荣。晋代衣冠聚，唐时文风兴。民乃邦本，本固则邦强；姓乃国脉，脉洪则国盛。君不见民贵勤朴而怀奋搏之志，里尊老贤而尚包容之风。噫嘻！为家为俭兮传承桑梓祖训，爱国爱乡兮演绎武荣芳名。世界华人祖地，闽南文化原乡。

励志奋发兮敢拼争赢，敦厚笃实兮磊落不凡。百姓遍五洲，声名显赫；南安兴千业，财富连绵。君不见筲路蓝缕，华侨奋搏四海；含辛茹苦，邑人创业三山。一蓑风雨无穷路，四海经营赖壮肩。噫嘻！勤以致富，俭以克艰；英才辈出，伟业斑斓。铁骨彪青史，丹心化彩虹。君不见抛头颅洒血兮挽华夏之既倒，先贤功卓著；奋力扶将兮助中华之复

兴，后辈气昂藏。茹苦含辛，树功勋于海角；报恩反哺，行善事于梓桑。助学兴文，培芝兰于僻壤；扶医济世，救民瘼于凶殃。噫嘻！赤子思乡情切切，民心爱国义煌煌。改革波涛起，建市丰碑铭。经贸发展兮人文荟萃，市区改建兮文旅繁荣。君不见一水献瑞，湾景似虹铺布局；五桥横空，车流如织好驰骋。于是乎东进西连，以江为轴；北拓南疏，

拥江而兴。车水马龙兮繁华都市，鸟语花香兮诗意庭院。噫嘻！碧海蓝天铺画卷，青山绿水赋诗情。时逢盛世，市谱华章。北山风光秀丽，山水漫道康庄。游客登高观景处，市民休憩好地方。君不见绿圃塑像兮十姓耀眼，图腾浮雕兮百家登墙。噫嘻！淡妆抹艳兮一城彩焕，凤舞龙吟兮百姓碑煌。感绪潮涌，乃赋以彰。



况味

## 胭脂花

邱建岩

打小，有项家务我盼着打下手，那便是七夕祭拜。母亲会先摘七种花，再搬条凳子到门口，摆上两碗咸饭，各插个熟鸡蛋。烧了折好的金纸，应母亲指引，我撒花到屋顶，献给“七娘妈”，再留一半自用，据说，这样可使容貌与织女一样美丽。

花中最吸睛的是紫色胭脂花，靓丽又典雅。花朵为五瓣，形似小喇叭。彼时乡下随处可见，只是花期仅半月，只在七夕前后开放。大人讨海晚归，祭祀不免拖后，胭脂花早被摘光了，但母亲执意要我们多跑跑，还说有了它，才能让织女打扮得漂亮见牛郎……

问母亲何以偏爱胭脂花？ she说是长辈传下来的。我们为何甘愿跑前跑后来着？实在是好奇仙女下凡来捡花，故我们会躲在暗处守望，或站在葡萄架下守候着……其实还是“小馋虫”受不了诱惑，外弹内香的鸡蛋、油汁饱满的咸饭，平时太难出现在锅里。

时移世易。现在，我没法随意回去了，难以再帮母亲采花了，实际上也难得一见胭脂花的影子。

出身贫苦的母亲没上过一天学，十三四岁她就上海堤工地挑土石了，也是在那儿遇到了十七八岁的父亲。父亲读完小学，家里无力支持，便出来做了砌石匠。两人家境差不多，母亲性情温顺坚忍，任劳任怨，貌相可人。亲友们介绍了很多对象，但她一直向着父亲。两人借了钱，从海边、山野捡来一块块石头，硬是徒手垒起一座石头厝婚房。其实两人个性、待人处事、生活习惯大相径庭，母亲是温良和善贤淑，谨慎内敛木讷，父亲则是刚刚正直爽朗，活脱热心健谈，可他茶烟酒染一身，酒瘾发作暴如雷。如此巨大差异，日常不免磕碰出火花，可一直以来，母亲是人人称赞的贤内助，他们是怎样做到相濡以沫，相守到老？

采花、点香、敬拜……一年年回味鹊桥相会浪漫曲折的爱情故事，一次次感怀牛郎织女追求美好爱情的决心和勇气……在爱情婚姻的世界里，多少冒突的火花、冲突、委屈、戾气、冲动，在这些浪漫又伟大的爱情故事感感召浸润下，也许也就一点点地退让、消弭了。这像细水愿意长流时，碰上阻挡的石头，可以越过，可以迂回。胭脂花、七夕节以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，就像独有的温顺婉约的溪水，默默流淌着、滋润着父母的情感心田，哺育着老一辈人温婉醇厚朴素爱情诗篇。

为什么老一辈人的爱情婚姻之花能够保持恒久远？原因或许就藏在小小的胭脂花上吧。



抒怀

## 盛夏蝉鸣

王士龙



盛夏的午后，窗外蝉鸣四起，如电锯似电流，又像高亢激昂的大合唱，令人睡意全无。屋外，一群小孩叽叽喳喳地卖弄着在书本上看到的有关蝉的知识，年纪稍长的甚至商讨起捕蝉“大计”。这一幕仿佛时光倒流，我眼前不由闪现出一幅熟悉的画面……

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，烈日当空，被炙烤的大地不见一丝风吹过。高大的苦楝树下，一群孩子屏住呼吸，抬头仰望。目光所及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双腿盘坐在碗口粗的枝丫上，手持一根用竹竿自制的捕蝉网兜，正小心翼翼地伸到一只鸣蝉上方。蝉不知危险将近，依然引吭高歌。少年迅速一罩，将网口贴在树枝上。鸣蝉受惊飞进网兜，“吱吱”乱叫，在网中拼命挣扎。少年将竹竿一缩，取出蝉来，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，三两下就纵身跃到地上。

这个捕蝉少年就是我，捕蝉也是我少年时的暑期“必修课”。实际上，捕蝉是个技术活，稍有不慎，蝉就会逃之夭夭。蝉逃飞时还会洒落些“杨枝甘露”，让你享受一丝夏日特殊的清凉，似乎以此嘲笑你的愚笨。《庄子》也有一则庖丁解牛的故事，讲述了驼背老人用竹竿粘蝉的故事。老人的竹竿顶端缠的是黏性十足的面筋，捕蝉难度系数更大，但老人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和积累的实战经验，已能信手拈来。老人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，全神贯注，连孔圣人都赞誉有加。

城里乡下最常见的蝉是蚱蝉，其体色几乎全黑，常见于枝

称不下35种，连“诗虫”萤火虫都难以与之匹敌，足见人们对它的喜爱。中国已知蝉的种类有120种之多，闽南一带常见的蝉也有六七种。行走在闽南山间，最容易听到的是螳螂和松寒蝉。这两种蝉都呈黑褐色，喜欢栖息在松树上，能极巧妙地“隐身”在树干上。螳螂鸣声单调，只会“嗒”声的高低起伏，《庄子·逍遥游》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螳螂不知春秋”一句虽是讽刺，却使它广为人知。松寒蝉鸣声清越，一唱三叹，是鸣声最富变化的蝉，其鸣声可以持续到十月深秋。

还有一种寒蝉是蒙古寒蝉，人们熟知的“知了”就是它，柳永《雨霖铃》中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”和成语“噤若寒蝉”就有它的身影。“暮蝉声尽落斜阳”，蒙古寒蝉夜间仍会高声鸣唱，不过它们似乎不敢穿越武夷山脉半步，所以闽南没有分布，“清风半夜鸣蝉”万幸停留在纸面上的诗情画意了。

闽南乡间，除了清明后的小路旁出现的绿草蝉外，有一种树上常见的蝉叫斑透翅蝉，它身上有绿色斑点，鸣声很像闽南话“米秧”的发音。斑透翅蝉生逢其时，农历五月出现，正好结束了青黄不接的岁月，早稻丰收在望，所以老人们一听到它的鸣声，常常高兴地说：“米秧米秧，米谷满仓！”第三种乡间常见的蝉是螂蝉，它身体黑色并带有绿色斑纹，盛夏出现，声如电锯，振聋发聩，最折磨人也最扰民，所幸它的数量较为稀少。

城里乡下最常见的蝉是蚱蝉，其体色几乎全黑，常见于枝

叶稀疏的苦楝、老栎树和桃树上，闽南话有称之为嘎喊或者阿A。它的背部有金色细毛，故又称“金蝉”，是三十六计之一“金蝉脱壳”的主角。“金蝉脱壳，存其形，完其势”，金蝉不仅被古人赋予了先知先觉、预避灾祸的寓意，而且还有复活、长生的象征。在视死如生的汉代，人们会把玉蝉放入死者口中，以求死者得到庇护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是如来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，难怪妖怪们都想尝一口唐僧肉，图的就是长生不老。金蝉脱壳留下的躯壳也是“神药”，中医称为“蝉衣”“蝉蜕”，性凉味甘，有宣散风热、利咽开音之功效，可治疗风疹瘙痒和疥癣。早年间，听老人们说，蝉蜕可以捡去药店售卖，几个就能换根冰棍呢。

有意思的是，蝉鸣不用嘴，蝉也听不到自己的歌声，它们不仅能用形似吸管的嘴吸取树汁，还能用腹部的鼓膜与盖板共振去歌唱，是生活休闲两不误的高手！更有趣的是，蝉复眼之间的眉心位置有三个一大两小的红色单眼，形如古代美女的花钿，说不定寿阳公主就是从蝉身上找到落梅妆的灵感。

在古代，蝉栖隐高鸣，不惧炎阳，餐风饮露，高洁傲岸且不与世俗同流合污，是文人墨客托物言志的常见对象。早在先秦，《诗经》有“五月鸣蜩”之兴和“如蜩如螗”之比，《庄子》也有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警示。到了唐代，王维的“倚杖柴门外，临风听暮蝉”，淡泊宁静，甚至将听蝉变成了行为艺术。至于“唐诗咏蝉三绝”，更是后人难以逾越的巅峰。虞世南的《蝉》抒发了高居庙堂的春风得意，骆宾王的《在狱咏蝉》则是身陷囹圄的自证清白，李商隐的《蝉》道尽漂泊宦游的悲愤无奈，不一而足又各领风骚！

蝉鸣虽然烦人，但如果你对蝉的习性和文化有所了解的话，那么当你阅读过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，你一定会以悲悯之心去看待蝉鸣，原谅它们的聒耳忌惮。“四年黑暗的苦工，一个月日光中的享乐”，只为了那一刻轻轻地相拥，它们是在歌唱生命，也是在用生命歌唱！



呷好

## 生活无辣不欢

林新发

“丽质生身菜圃中，少时葱绿老来红。倾情不怕千刀碎，作料尤调百味丰。”辣椒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调味品，它既有增味效果，又有添色增香的作用，广受食客青睐。在四川读大学的经历，让我与辣椒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第一次吃川菜，真可谓出尽了洋相。当我囫圇吞下一大口川菜后，瞬间张大嘴巴“哈哈”地喘着气，希望能降低嘴巴里强烈的灼烧感。感觉没有效果，我连忙拿起自己带的水杯，猛灌了几口水，这才好受了些。我吸取了教训，夹起菜后，都要先在汤里涮一涮，再放进嘴里。哪怕是这样，一顿饭下来，我还是吃得满头大汗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

最开始的一段时间，吃饭于我而言就是一种煎熬。我感觉肚子里火烧火燎的，接着便是口腔溃瘍，咽喉肿痛，脸上长痘……这也彻底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挑战欲望，我一方面忍受着舌尖上如火焰跳舞的痛感，另一方面又享受着那种征服后的欢愉和满足。我想，再也没有哪一种蔬菜能够像辣椒那样，迅速刺激人的味蕾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“油煎爆炒用火烧，样样够味道。没得辣子不算菜呀，一辣胜佳肴。”这首《辣椒歌》写到了我的心坎里。四年的大学时光，让我从曾经的望“椒”兴叹变得无辣不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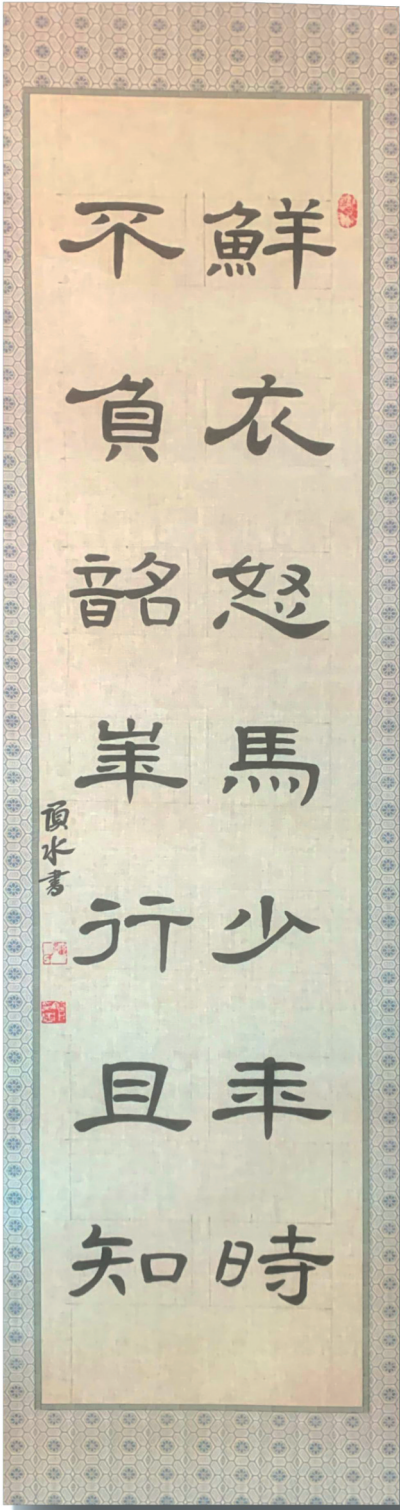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了故乡，再吃母亲辛苦烹饪的菜肴，总感觉淡而无味，难以下咽，我开始怀念起辣椒来。

然而，闽菜的口味偏清甜、淡雅，更强调菜品的原汁原味，父母几十年养成的饮食习惯不是轻易能改变的。为了满足口舌之欲，我尝试自己制作辣椒油，每次吃饭前都要浇上一大匙。母亲没少数落我：“那辣椒有什么好的，你就非吃不可吗？”

我不知道怎么向母亲解释，辣椒对味蕾的刺激，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，它是一种火热，一种感官上的豪放和粗犷，如同骑着烈马在高山上的呼啸、俯冲、腾跃。我虽谈不上嗜辣如命，却也情有独钟，哪怕是辣椒酱拌饭，我都能吃出山珍海味的感觉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成家后，只要一有时间，我就会主动下厨。我炒菜时，总喜欢放点辣椒进去，在我看来，辣椒不仅是一种很好的点缀，还能让菜肴的口味变得更加丰富了。谁承想，妻儿不但不排斥辣椒，反而吃得有滋有味。

在长期吃辣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了，辣椒能刺激胃口，激活血脉，缓解焦虑，张扬精神，舒展心性。更有科学家指出，辣其实不是味觉，而是一种痛觉。痛并快乐着，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，也是辣的极致美学！辣，有血性、有野性、有韧性，力道遒劲，余味不绝，实在很难让人不喜欢。



《鮮衣怒馬少年時，不負韶華行且知》隶书 潘顶水